

全国中小学校本课程
与教材研究中心 组织编写

190,000,000 学生必读

施耐庵 原著 唐梦龄 改写

义

仗义是林冲，为人最忠厚。江湖驰誉望，京国显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梦转蓬。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

勇

勇气冲天贯斗牛，英雄事岂未曾酬。手提三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

青少版

水浒传

美绘本

北京出版社



水浒传

美绘本

【明】施耐庵 原著 廖龄穹

1.3[®]
学生必读书

青少版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传 / (明)施耐庵原著;唐梦龄改写.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8.10
(1.9亿学生必读书)

ISBN 978-7-200-07518-2

I. 水… II. ①施…②唐…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缩写本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63064号

全案策划



唐码书业 (北京) 有限公司

WWW.TANGMARK.COM

责任编辑 张 浩

装帧设计 孙 璠

排版制作 王江妹 赵艳超

插 图 孟凡萌 朱宝荣

版权声明

本书著作权、版式设计和装帧设计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书中文字、封面及版式设计等任何部分,版权均归唐码书业(北京)有限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影印、缩拍、扫描或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1.9亿学生必读书

水浒传

SHUIHU ZHUAN

(明)施耐庵 原著 唐梦龄 改写

出版 / 北京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 / 100120

网址 / www.bph.com.cn

发行 / 北京出版社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制 / 北京威远印刷厂

版次 /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 787×1092 1/16

印张 / 13.5

字数 / 324千字

书号 / ISBN 978-7-200-07518-2 / 1·1034

定价 / 19.90元

质量监督电话 / 010-58572393



序

1.9亿学生都该读的书

我国有1.9亿的青少年正在中小学接受基础教育，学习相应的课程内容，接受统一的质量评估，追求共同的价值目标，以期满足不同的人生愿景。的确，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获取基础知识最关键的时期，中小学基础教育对此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课堂教学只能为青少年传授必要的书本知识，提供基本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的训练。要使学生视野开阔，获得更丰富、生动、有益的知识，掌握更成熟、高效的学习技能，高质量的课外阅读是非常必要的。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在校园的普及和应用，青少年的课外阅读问题日益凸显，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无疑，网络信息技术革命开辟了宽带传输海量知识的新时代，为人们博览群书、广泛猎取知识和开拓视野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与快捷。可是，在学校教育尚未找到网络学习有效实施方法的今天，它对青少年传统课外图书的健康阅读造成了诸多困扰。不少教育研究者发现，如果课外阅读次数少，品位不高，对学生的课程学习、身心发育、科学态度等会造成许多不良影响，无益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因此，面对信息化时代知识学习问题的挑战，加强课外知识体系建设，提高课外阅读的科学性、健康性、先进性以及趣味性，不仅重要，而且极其紧迫。

为探索青少年课外阅读与成长之间的规律，我们曾做过一项专门的对比实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的课外阅读是提高学习能力与学习效果的基础。几乎所有学习能力出色的学生，在课外阅读的兴趣、广度、频度方面都远远高于普通学生。在阅读内容上，阅读那些经过千锤百炼且具有经典结构的课外书籍，其效果数十倍于浏览网络提供的各种杂乱无章且漫无主旨的信息；在教育价值上，课外阅读有益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而沉迷于上网则可能将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兴趣、道德情感引入歧途。因此，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小學生课外阅读图书的建设，是提高教育



质量的客观要求。

奇文好书，是心血与智慧的结晶；开卷有益，源于成长和快乐的渴望。近日，北京出版社编辑送来一套由全国中小学校本课程与教材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1.9亿学生必读书》丛书样稿，请我帮助提点意见。翻开这套丛书，我被其包罗万象而又活泼有趣的百科知识长卷深深打动。这套丛书体系庞大，70册图书涵盖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阅读科普，可以在《新十万个为什么（院士审读版）》、《中国青少年百科全书》、《世界动物百科全书》中尽情遨游；阅读历史，可以从《中华上下五千年》、《世界历史百科全书》中观古今之变；阅读文学，可以在《唐诗》、《宋词》、《红楼梦》和童话故事中浸润人文精神……丛书中科学探秘、未解之谜、历史寻源、自然奇观、军事天地、文学经典、童话王国、恐龙世界、文明奇迹等诸多内容，为今日1.9亿青少年课外阅读提供了难得的绿色精神食粮。学生不仅可以翱翔其间、开拓视野、增长智慧、收获新知，更能从中汲取力量、完善人格、提升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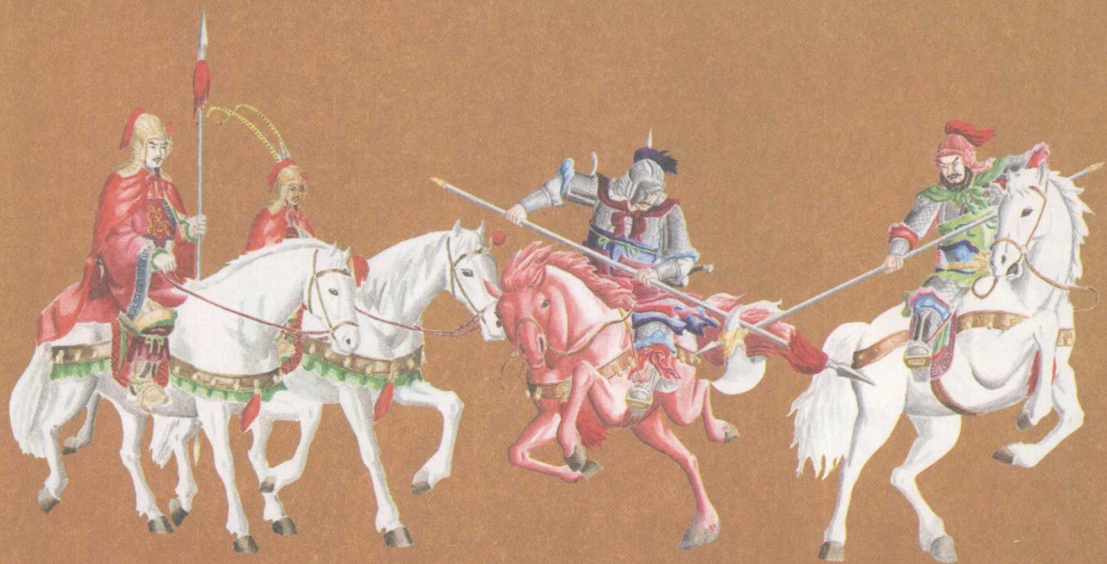
令我欣慰的是，这套丛书虽然内容涉猎广泛，但每一本书的文字都丝毫没有敷衍。整套书文风谨严、文字流畅，既无八股式的陈旧呆板，也无学究式的晦涩艰深，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此外，丛书时代感很强，呈现了许多最新的信息，保证了内容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时效性。

而更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丛书中不仅配有数万幅水准一流的插画，还穿插了大量购自国外、难得一见的珍贵历史图片。版式精致、图文并茂，不仅有助于增加阅读的视觉美感，大幅提升青少年的阅读兴趣，更有助于加快知识信息的吸收，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

我们相信，《1.9亿学生必读书》丛书，一定能为中小学生的课外阅读打造一道亮丽风景，为广大青少年提高科学人文素养，打开一道通往未来的大门。我们真心希望，每位读者在阅读丛书的过程中，能够在一个清新、健康的知识世界中放飞心灵，翱翔思想，激发灵感，锻炼思维；能够在人文与科学、诗情与画意、幻想与探索、已知与未知的智慧遨游中，收获知识的美丽、思想的魅力，收获心灵的愉悦、精神的富足，收获身心的健康、成长的快乐。

毕 诚

2008年秋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目录

第一回	洪太尉放妖出魔殿	史大郎投奔延安府	〇〇一
第二回	鲁提辖痛打镇关西	和尚大闹五台山	〇〇五
第三回	行侠义大闹桃花山	救不平剿贼瓦罐寺	〇〇八
第四回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计陷白虎堂	〇一二
第五回	野猪林鲁智深救命	沧州道小旋风施恩	〇一六
第六回	风雪山神庙	义荐梁山泊	〇一八
第七回	林冲屈辱上梁山	杨志落魄卖宝刀	〇二一
第八回	赤发鬼幸遇晁天王	智多星智说三兄弟	〇二五
第九回	吴用智取生辰纲	杨志落草二龙山	〇二八
第十回	宋押司险救群雄	林教头怒杀小人	〇三二
第十一回	黑三郎济州杀人	小旋风沧州待客	〇三五
第十二回	景阳冈醉打猛虎	阳谷县喜做都头	〇三九
第十三回	小娘子春心暗动	大官人风流迷情	〇四二
第十四回	王干娘贪财说风情	西门庆好色探金莲	〇四六
第十五回	王婆计怂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〇四九
第十六回	何九叔暗存遗骨	武二郎恨查真凶	〇五二
第十七回	报兄仇刺配孟州道	遭谋算扬威十字坡	〇五五
第十八回	施恩礼遇牢城营	武松投压安平寨	〇五九
第十九回	快活林醉打蒋门神	死囚牢再见金眼彪	〇六二
第二十回	武都头血洗鸳鸯楼	锦毛虎待客清风山	〇六五
第二十一回	青州道好汉救宋江	清风寨英雄劝秦明	〇六八
第二十二回	梁山泊花荣射雁	揭阳岭宋江脱身	〇七二
第二十三回	得阳江又遇众弟兄	江州府巧识黑旋风	〇七五
第二十四回	黑旋风江边耍无赖	白大汉水中论输赢	〇七八
第二十五回	得阳楼宋江题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〇八一
第二十六回	众好汉义气劫法场	诸英雄烈火闹江州	〇八四
第二十七回	李逵丧母杀四虎	朱贵设计救莽夫	〇八七
第二十八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〇九〇
第二十九回	石秀实助潘公	奸夫巧诱淫妇	〇九三
第三十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计杀裴如海	〇九六



目录

第三十一回	病关索杀妻翠屏山	扑天雕修书李家庄	〇九九
第三十二回	宋公明初打祝家庄	扈三娘单捉王矮虎	一〇三
第三十三回	宋公明二打祝家庄	解兄弟遇难登州郡	一〇六
第三十四回	孙立孙新大劫牢	解珍解宝齐越狱	一〇九
第三十五回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雷都头怒杀白秀英	一一一
第三十六回	朱仝被逼上梁山	宋江为义破高唐	一一六
第三十七回	高俅兴兵剿梁山	宋江破阵纳金兰	一一九
第三十八回	宋江大破连环马	三山齐聚打青州	一二三
第三十九回	九纹龙梁山泊立功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一二七
第四十回	吴学究巧夺玉麒麟	卢员外怒杀负心婆	一三一
第四十一回	勇石秀舍身劫法场	智关胜设计擒张横	一三四
第四十二回	宋江义重感关胜	张顺命大遇王六	一三八
第四十三回	小旋风闯牢救石秀	玉麒麟失意上梁山	一四二
第四十四回	关胜单打水火将	宋江夜攻曾头市	一四五
第四十五回	宋江大胜东平府	张清石退梁山将	一四九
第四十六回	梁山泊上感张清	忠义堂里辨天书	一五三
第四十七回	元宵夜宋江探花魁	东岳庙燕青摔任原	一五七
第四十八回	梁山喜迎招安使	张顺生擒高太尉	一六一
第四十九回	燕青夜见道君帝	群雄身复清白名	一六五
第五十回	宋公明奉旨抗辽	陈桥驿挥泪斩兵	一六九
第五十一回	琼英习武阵前显威	吴用施计智取襄垣	一七二
第五十二回	田虎兵败受凌迟	王庆因奸被充军	一七五
第五十三回	因祸得福王庆巧娶妻	恼羞成怒黄达生歹意	一七八
第五十四回	萧嘉穗计保百姓	宋公明平乱立功	一八一
第五十五回	宋公明江南讨敌	混江龙太湖结义	一八五
第五十六回	宋江苏州大会战	张顺杭州悄探营	一八九
第五十七回	张顺命丧方天定	宋江立庙西湖畔	一九二
第五十八回	宋公明攻克乌龙岭	卢俊义力战昱岭关	一九六
第五十九回	宋公明智取帮源洞	鲁智深坐化六和寺	一九九
第六十回	众兄弟分散四方地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二〇三

水浒传

洪太尉放妖出魔殿 史大郎投奔延安府

宋朝仁宗嘉祐年间，京师流行瘟疫，死了很多军民。仁宗皇帝为消灾保民，遂命钦差太尉洪信为使臣，到江西信州龙虎山，请嗣汉天师火速进京施法。

洪太尉来到龙虎山上清宫，住持叫他自己去山顶找天师。途中，洪太尉看到一个倒骑着黄牛、横吹铁笛的小道童，便询问天师住处。道童大笑道：“天师已骑鹤前往东京了。”太尉惊疑不已，返回寺院对住持说了上述经过。住持说：“可惜了，那道童便是天师。”太尉这才放心来，在山中四处玩赏。一天他来到“伏魔大殿”，看到殿门用大锁锁着，锁上交叉贴着数十道封皮。住持告诉他：“魔王被锁在里面，每代天师都会添上一道封皮，后人不得开启。”

洪太尉心中惊疑，说：“你快把门打开，我倒要看看魔君什么模样。”住持说：“绝对不能打开，放走魔君就坏了。”洪太尉怒道：“胡说！你们编造这里锁着魔王，来显示你们的道术，我就不信里面有魔王，快打开！”





水浒传

第一回

住持畏惧，只好叫人将铁锁打开，请洪太尉进殿。刚进殿门便见中央有一块石碑，上刻“遇洪而开”四个大字。洪太尉大悦，道：“看，天意如此，让我打开！”于是叫人将石碑放倒，搬开石碑下一块大青石板，出现一个地穴。忽听穴内一声异响，从里面冲出一道黑气，散到空中。众人惊散，洪太尉惊吓得面如土色。

洪太尉问道：“什么妖魔跑了？”住持说：“当年洞玄真人在殿内锁了三十六位天罡星、七十二位地煞星，共一百零八个魔君，如今放出，他日必为祸患。”洪太尉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慌忙下山回京。

时至宋哲宗年间，东京开封府有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自小不成家业，就好耍枪弄棒，因擅长踢气毬，人们都叫他高俅。

高俅后来投在小王都太尉手下做事，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的妹夫。一日，太尉将一个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包好，还写了一封书信给小舅端王，叫高俅一并送去。这端王乃是神宗第十一子、哲宗皇帝的御弟。高俅到了端王宫，进院恰好见端王和几个手下正在踢气毬。也是高俅时运到了，那个气毬腾地起来，端王没接到，直滚到高俅脚下。高俅一时兴起，胆量倍增，使个鸳鸯拐，就将气毬踢还给了端王。端王大喜，次日便宴请太尉，将高俅讨来做了自己的亲随。

不到两个月，哲宗皇帝就驾崩了，因无太子就立端王为天子，帝号徽宗。不到半年，宋徽宗便封高俅做了殿帅府太尉。

高俅到殿帅府上任之日，下属都来参拜，只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因病未来。高太尉大怒，派人前往传唤。王进无妻室，只有年过六旬的老母。王进被逼无奈，带病而来，被高太尉狠狠训斥了一番。王进认出是高俅，出了衙门就大叹一声，暗想：“看来我的命是难保了！本以为是什么高殿帅，原来不过是那个混混儿高二！之前他学使棒时，曾被我父亲打倒，几个月卧床不起。他如今发达，成了太尉，我在他下面做事，他不正好报仇，我该怎么办？”左思右想，王进最后决定带着母亲，去投靠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高太尉知道王进出走，立刻下达文书，叫各州各府捉拿逃军王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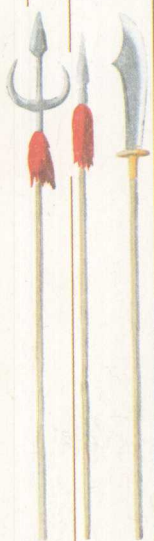
王教头母子离京后，陆续走了一个来月。这一日，借宿到一个大庄院。不料次日，王进母亲就病发心痛。那庄院年近六旬的太公，急忙挽留二人。王进便服侍老母进药，又住了五六日，直到老母病好了，才整理行装准备上路。

那日王进到后槽去看马，见空地上有一位年轻人，大约十八九岁，打着赤膊，皮肤白皙，身上刺着青龙，上下挥舞着一条棒。看了半晌，王进不禁失口惊呼：“棒倒使得挺好，却还有破绽，打不赢真英雄。”

闻听此言，那年轻人十分不服，更将那条棒使得似风车儿转，对王进道：“你过来！我和你比试一下！”王进无法推托，只好上前将那条棒一举，冲着年轻人怀中只一下，年轻人的棒便已脱手，人也向后倒下了。年轻人爬起来后，立刻搬过一张凳子，请王进坐下，俯身就拜。王进遂答应教他武艺。

太公道：“教头，老汉世代居住在华阴县，前面名叫少华山。这村为史家村，共有三四百户人家，都姓史。小儿从小不务正业，只好耍枪弄棒，他母亲说他也不听，被气死了。老汉只好由着他，花了很多钱财四处找师父教他；又请高明手艺人他刺了这一身花绣，肩膀胸腹共有九条龙，县里人都叫他九纹龙史进。”

在王进的教导下，史进十八般武艺——弓弩矛锤、斧钺戈戟……学得样样精通。见他熟练掌握了，王进便坚决告辞，携着老母往延安府走了。



水浒传

第一回



不到半年时间，那史太公抱病辞世。过了三四个月，正值六月中旬，天气炎热。一日，史进无事，正在打麦场内树下乘凉，恰巧猎户李吉经过，对史进说：“少华山最近出现了一批强盗，山寨上聚集着六七百人以及上百匹好马。为首的名为神机军师朱武，二把手叫跳涧虎陈达，第三位叫白花蛇杨春。他们四处打劫抢钱，华阴县里无人能对付他们，现在已悬赏三千贯，寻找能人。”

回到厅前，史进寻思：“这帮强盗如此猖狂，日后定会骚扰村子，还不如……”于是叫庄客杀了两头肥牛，备下好酒，请来三四百史家庄户，按年纪大小在家中草堂上一一坐下。史进对大家说：“我听说这山上有一批强盗，早晚会骚扰到村里。我今日特请来诸位商议，如若他们来，各家应做好准备。只要我庄上打响梆子，大家就应拿着枪棒过来救援；其他各家有事，也应如此。”众人皆赞成。

且说少华山寨中的三个首领：神机军师朱武，定远人，擅长使双刀，虽无十分本事，但精通阵法，颇具谋略；跳涧虎陈达，邺城人，能耍一条八丈钢矛；白花蛇杨春，蒲州解良县人，能耍一口大刀。这日，朱武和另两人说：“我听说县里悬赏三千贯，寻人捉拿我们，我担心将来必定会有打斗。但山寨中钱粮不足，必须再多抢一些，以便使用。只是若要去华阴县，需路过史家庄。这史进很厉害，该怎么办？”杨春附和。

但陈达却很不服气，大嚷道：“闭嘴！我现在就去打史家庄，然后再杀进华阴县！”朱武、杨春不断劝说，陈达却打定主意，直袭史家庄，下山正好遭遇史进。二人打在一处，不一会儿，史进就卖了个破绽，让陈达用长矛直刺他的心窝；史进扭腰闪身，陈达就连人带枪撞入史进怀中；史进只轻轻一带，就把陈达擒下马来，扔在地上。朱武、杨春听闻陈达被捉，片刻间也无计可施。后来，朱武言道：“我想到一计，若救不了他，你我也就都没命了。”

这日史进正在庄内，忽见庄客跑来报告：“山上的朱武、杨春来了。”史进正要上马出庄门，就见朱武、杨春已步行来至庄前，双双跪下，对史进说：“请英雄将我等三人一并押往官府请赏。”史进暗想：“他们还真讲义气！我若拿他们去送官请赏，反被天下英雄耻笑了。”于是，史进放了陈达，摆下酒席，款待三人。

朱武等三人回了山寨，朱武道：“若不是这苦计，我们怎能保住性命？难得史大郎为人仗义！”十几天后，朱武等三人派手下给史家庄送去三十两蒜条金。又过了半个月，他们又商量着，派手下连夜将抢来的大珠子送至庄上。

再过了半个月，史进暗自思量：“难得这三人如此敬重我，我也应备些礼物送还他们。”次日，便叫庄客王四挑着担子送到山上。此后，王四常被派往山寨送东西，礼尚往来。

中秋将至，史进准备请朱武等三人来庄上饮酒赏月，便叫庄客王四带着邀请信，前往少华山，邀请三位寨主来庄中赴宴。王四将信送至山寨，讨了回书。下山路上，正撞见常去庄中送东西的小喽啰，就被拖到路边的酒店喝了十几碗酒。道别后，王四在路上酒劲儿上来，一头倒在了草地上。

李吉正巧在山坡下逮兔子，见是史家庄的王四，忙跑过来扶他，可根本扶不动，却看见王四包里露出的银子。一扯，那回信和银子就都掉了出来。李吉识得些字，将信拆开，看上面写着朱武、陈达、杨春，还有些客套话。于是，李吉带走了银子和信，去华阴县举报了。

史进见王四回来，问：“可有回信？”王四哪敢说信丢了，便撒谎道：“没有。”

不觉中秋节已到。当日，史进叫庄客宰羊杀鸡，备好宴席。天色将黑时，朱武等三人带着



水浒传

第一回

四

三五个手下，拿着朴刀，挎着腰刀，步行来到了史家庄。

请三位首领坐下后，史进对席而坐。酒至数杯，忽听墙外一声喊，史进找来梯子，上墙向外张望，见华阴县尉坐在马上，领着两个都头及三四百士兵，围住了庄院，便问道：“两位都头，半夜三更怎么来我庄上？”两个都头道：“大郎，别抵赖了！原告人李吉在此，告你通贼。”

史进喝道：“李吉，你为何诬告良民？”李吉说：“我本来不知，后在林子里拾到王四的回信，这才去告发。”

史进步下梯子，回到厅前，先把王四扯到后园，问清楚后就一刀杀了，又叫众多庄客将细软收拾好，点着了数十个火把。史进则在中堂上点起火，将庄门大开，呐喊着，冲了出来。两个都头见势不妙，转身便跑。李吉正要逃命，史进已赶到，一刀便将他斩成两段。陈达、杨春追上两个都头，一刀一个，结果了二人的性命。县尉惊得飞马逃走了。史进率众人，边杀边走，直上少华山寨。

几天后，史进对朱武三人说：“我师父王教头在关西经略府做事，我原先就要去找他，后因家父过世，未能去成；如今家产都没了，正好去投奔他。”史进将庄客们都留在山寨，自己带些散碎银两，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辞别了众人。

离了少华山，史进一路朝延安府而去，半个月后来到渭州城里，心中自语道：“这里也有经略府，难道师父王教头在这里？”看见路口有个小茶坊，史进便走进去坐下。刚询问了茶博士，却见一个大汉大踏步走进茶坊。史进看那人军官模样，面阔耳大，鼻直口方，一脸络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茶博士说：“客官要找王教头，可以问问这位提辖，他应该知道。”史进便问向那个军官模样的人：“小人斗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那人答道：“俺名叫鲁达，是经略府提辖。请问阿哥，你姓什么？”史进说：“小人姓史，名进，华州华阴县人。小人有个名叫王进的师父，乃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不知是否在这经略府中？”鲁提辖忙问：“阿哥，你难道是那个史家村九纹龙史大郎？”史进行礼拜道：“小人正是。”

鲁提辖还礼后，又说：“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你说的王教头，可是那得罪过高太尉的王进？俺也听闻过他的大名，可他不在这里。听说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那里任职。俺这渭州城是小种经略相公管辖。你既是史大郎，我久仰大名，咱们就上街喝杯酒去。”

在街上走了几十步，两人见一群人围在一处，中间有个人，拿着十多条棍棒，地上放着一些膏药，原来是江湖上使棒卖药的。史进认出这人是教他武术入门的师父，人称打虎将李忠。

三人相认后，一起来到州桥下有名的潘家酒店。三人酒过数巡，兴致正浓，却听得隔壁有人在哽咽啼哭。鲁达听着烦躁，甩手将碟子杯子都摔了出去。酒保上来问明缘由，说道：“官人息怒，啼哭的两人，乃是在这酒座间卖唱的父女，可能心有苦处，哭泣不止。”

鲁提辖道：“怪事！你把他们叫来我问问。”一会儿，父女两人进来，前面的妇人约十八九岁，后面的老儿约五六十岁，手拿一串拍板。鲁提辖问：“你们两个是何方人氏？又为何啼哭？”

那妇人答道：“官人不知，容我说来：奴家是东京人氏，同父母到渭州城来投奔亲戚，不想亲戚已搬到南京去了。母亲染病亡故，我父女二人流落至此。此地有个叫镇关西郑大官人的财主，见了奴家，便强媒硬保，让奴家做妾。他写下的三千贯文书，却是虚钱实契，霸占了奴家身体。未过三个月，他家那厉害的大娘子，便将奴家赶了出来，还让店主向我追讨原先卖身的三千贯钱。可是，我父女当初未得他一文钱，现在又如何还他？因父亲自小教我一些小曲，无奈之下来到酒楼卖唱，每天得些钱，多半还他，留下一点，当平日花销。近两日酒客稀少，误了期限，就怕他前来讨要。想起这般苦楚无处可诉，我父女二人便忍不住啼哭起来。”

水浒传

第二回

鲁提辖又问：“你们姓什么？那镇关西又是什么人？”那老儿答道：“我们姓金，小女小名叫翠莲。我二人在前面东门里的鲁家客店歇息。郑大官人是在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绰号镇关西。”

鲁达听罢前因后果，说道：“呸！俺以为是哪个郑大官人，原是那杀猪的郑屠！那无赖投到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了肉铺户，却这等欺负人！”又道，“老儿，你来，俺给你些银两，明日便回东京去吧！”说着，从身上摸出五两银子放到桌上，看着史进，说：“俺今日没多带钱出来，你若有银子就借给俺点儿，明日就还你。”

史进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于桌上，李忠也摸出二两银子。鲁达将银子递给金老，说：“你父女二人拿去做盘缠，回去将行李收拾好。明日清早，俺保你们起身！”

次日清晨，父女吃过饭，收拾停当，天色微明，见鲁提辖已大步走进店里。因受郑屠所托，店小二不肯放金老父女离开。鲁提辖大怒，冲着店小二脸上就是一掌，打得店小二口吐鲜血，再一拳，两个门牙便被打落。金老父女急忙离开此店，出城去了。鲁达唯恐店小二追赶他们，便在店里坐了两个时辰，估摸着金老父女早已走远，才径直来到状元桥。

第二回

鲁提辖痛打镇关西 花和尚大闹五台山



且说郑屠开着两间门面，有两副肉案，这时正坐在门前柜内，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见鲁提辖来了，慌忙让人拿来凳子请鲁提辖坐下。鲁提辖坐了，道：“奉经略相公钧旨，来十斤精肉，剁做臊子，不要半点肥的在上面。不用那些伙计，由你来切。”郑屠只好自己挑了十斤精肉，细细地剁做臊子。用了整整半个时辰才切好，用荷叶包上，问：“差人送去？”鲁达说：“送什么！且慢！再来十斤肥肉，不要有精的在上面，也剁做臊子。”郑屠便又挑了十斤肥肉细细地剁成臊子，也用荷叶包好。足足弄了一个早上。

鲁提辖又道：“再来十斤软骨，也要切做臊子，不要有肉在上面。”郑屠强笑道：“您难道是特地来消遣我的？”鲁达听后立刻跳起，手拿那两包臊子，瞪着郑屠喝道：“俺就是来消遣你的！”说罢，就将臊子劈头打过去，那肉像一阵雨那样落下。

郑屠心中怒火腾腾燃起，转身就从肉案上抡起一把剔骨尖刀，跳出门面。鲁提辖早就迈步来到街上。郑屠右手持刀，左手去扯鲁达；鲁达就势按住郑屠左手，照着他的小腹就是一脚，将他踢倒在街上。

鲁达上前，一脚蹬住郑屠的胸脯，冲他嚷道：“当年俺投奔老种经略相公，官至关西五路廉访使，才不枉叫做镇关西。就凭你这卖肉的下贱屠户，也配叫镇关西！说，你是怎么强骗金翠莲的？”说着，提起醋钵大小的拳头，一拳就打歪了郑屠的鼻子，弄得鲜血进流，恰似开了个油酱铺：酸甜苦辣咸，都涌了出来。又冲着郑屠的眼眶挥上一拳，直打得眼角迸裂，眼珠迸

水浒传

第二回

006



出，好似开了个彩帛铺：红黑紫绿青，都淌了出来。

郑屠忍受不住，不断哀求。鲁达喝道：“呸！你这个泼皮！若你和俺硬拼到底，俺就饶了你！现在你只会求饶，俺偏不饶你！”又是一拳，正打中太阳穴，好似做了个全堂的水陆道场：缸儿、碗儿、铙儿一齐响。郑屠就动弹不得了。

鲁达暗想：“俺只想痛打这家伙一番，不料三拳就没了性命。俺肯定要吃官司，又无人送饭，不如及早离开此地。”便说道：“你竟敢诈死，日后和你慢慢理会。”于是急忙回住处，卷了细软银两，提着齐眉短棒，直奔南门而出。

府尹得知，立刻差人四处张贴文书，缉拿犯人鲁达。

且说鲁达离了渭州城，不知该投奔何处，走了半个多月，终于进了代州雁门县。这县内市井的繁华可比州府，各行买卖都有。鲁达抬头，忽见十字街头围了一群人正在看榜文。就听有人读道：“代州雁门县奉太原府指挥使司，捉拿打死郑屠犯人鲁达。”这时，鲁达听到身后传来叫声：“张大哥，你怎么来了？”就被人拦腰拉离了路口。鲁达转身一看，竟是被他救下的金老。金老拖着鲁达来到偏僻之地，说道：“又见到恩人，真是喜事！自得恩人搭救，老汉本想带着女儿回东京，又怕那郑屠追上来，就一路往北走，恰遇一个京师街坊到这个县做买卖，老汉父女便和他来到了此地。这个好人还为小女做媒，给此地一个大财主赵员外做了外宅，衣食无忧。当初若无恩人搭救，又怎会有现在的好生活？因此，小女常跟赵员外说起提辖的大恩，这赵员外也喜好武艺，一直希望能见上恩人一面。”

于是鲁达便同金老来至其家中。天色将晚，忽听楼下有喊打声。鲁达开窗望去，见楼下有二三十人，手持白木棍棒，叫喊着“将他拿下”。只见人丛中有一个骑马的官人，高声喝道：“别让这贼逃了！”鲁达见势不妙，从楼上抄起凳子，扔了下去。

金老忙摇手道：“都别动手！”他立刻跑下楼，在那官人身边讲了几句话。那官人就笑着喝散了众人。官人走进来，翻身行礼道：“久仰义士大名！请受礼。”老儿在旁说道：“此人正是小女的官人赵员外。适才只当是老汉引来一些浪荡子弟在楼上喝酒，故领着众庄客前来捉拿。恩人莫怪！”

自此，鲁达便住在了赵员外庄上。一日，鲁达正和赵员外在书院内闲谈，忽见金老奔至庄上，见二人身边无人，就对鲁达说道：“恩人，非老汉多心。只因前几日酒楼误闹一事，有街坊疑心，说了出去，昨日三四个公差到街坊那里打探，恐怕会来村里缉拿恩人。若出了事，该如何是好？”

赵员外说道：“若不留提辖，面子上不好看；若挽留提辖，万一有个闪失，又怕提辖埋怨。赵某有一计，足可避难安身，只怕提辖不肯。距此三十余里，有座五台山，山上有个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萨道场。寺内有五六百僧人，为首的智真长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出钱给寺里，乃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许下剃度一僧在寺内，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但一直无心腹之人了此夙愿。”时至今日，鲁达只好听任安排。

到五台山拜见了智真长老，鲁提辖便剃度出家，法号智深。

不知不觉，智深老老实实在地待在文殊院中已有四五个月，恰值初冬时节。这日，天气晴好，便换上皂衣直裰，穿上僧鞋，大步走下山，来至半山亭子，坐到凳上。刚想喝酒，就见一个汉子从远处走上山来，挑着一个有盖的担桶。一会儿，那汉子便走到亭子外，将担桶放下。智深问：

“那汉子，你桶里是什么？”那汉子道：“是好酒，正要挑去寺里卖与火工、值厅等人。”

智深嘴馋跟他讨酒喝，那汉子道：“寺中早有法旨：若卖与和尚，就责罚我们，追回本钱，赶出房子。如今我们用着寺中的本钱，住着寺中的房子，哪敢卖与你？”说罢挑了担桶便

水浒传

第二回

走。智深追下亭子，双手握住扁担，一脚正踢中那汉子的裆部。那汉子双手捂着，蹲到地上，半晌起不来。

智深将那两桶酒提到亭子上，打开桶盖便舀冷酒喝，一会儿便喝光了一桶。他在亭子上坐了半晌，酒涌了上来；下了亭子，在松树根边又坐了半晌，酒劲越发往上涌。智深来至山门下，两个门子远远望见，知他饮了酒，一个门子跑去禀告监寺，一个门子提了竹篦来拦截。智深张开五指，冲门子脸上就是一掌，打得他左摇右晃。门子刚要挣扎，智深又是一拳，将他打翻在地，门子叫苦不迭。

闻听门子所报，寺里火工、值厅等二三十人，各持棍棒，从西廊下跑出来，正好撞见智深。智深一见，大吼一声，大步冲至阶前。僧众起初不知他乃军官出身，后见他来势凶猛，忙退进藏殿内。智深追至藏殿前，长老正领着三四个侍者来至廊下，喝道：“智深休得无礼！”

智深道：“若不看长老面，俺定要结果了这几个秃驴的性命！”众职事僧人将长老围住，道：“本寺岂容这等野猫乱了清规！”长老道：“眼下虽有些麻烦，以后却能成得正果。我私下自会埋怨他。”

自醉酒打闹过后，智深自知罪过，接连三四个月都不敢踏出寺门。二月里的一天，天气特别暖和，智深便离了禅房，走至山门外，望着五台山，喝喊一番。忽听得山下叮叮当当的响声，顺风传上来，智深回到僧堂取了些银两揣到怀中，径自走下山去。走出那“五台福地”的牌楼，见到一个约有五六百户人家的市井，那响声原是铁匠的打铁声。

来至铁匠铺前，智深问道：“伙计，俺要打一条禅杖、一口戒刀。你这可有上等好铁？”铁匠答道：“小人这里正有些好铁，不知师父要打多重的禅杖、戒刀？”智深道：“俺要打一条一百斤重的。”铁匠笑道：“这么重，师父怎么耍得动？那关王刀也才八十一斤。”智深愤道：“俺不及关王吗？他也是人！”那铁匠道：“依小人看，打一条四五十斤的就很重了。”智深道：“比照着关王刀，也打个八十一斤重的。”铁匠说：“刀厚了，不好看又不好耍。依小人，就给师父打一条六十二斤的吧。若使不动，莫怪小人。戒刀已吩咐了。小人自会以好铁打造。”

给了银两后，智深离开了铁匠家，没走多远，就见房檐上挑着一个酒望子。智深掀帘，入屋就座，敲着桌子叫道：“快拿酒来。”店王道：“师父莫怪。小人住的屋子是寺里的，长老早有法旨：若小人将酒卖给寺中僧人，则讨回本钱，赶出屋子。”

走出店门不远，又见一家酒店。智深径直入内，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拿酒来！”店王道：“师父好不明事理！寺里有法旨，你该知晓，为何还来此破坏我生意！”智深又走了几家，皆不肯卖，智深心想：“若不想个计策，怎能有酒喝……”只见市井尽头，远远地有一家挑出一个草帚儿来。智深近前一看，原是个村边的小酒店。

智深进店说道：“主人家，过路僧人买酒。”店家看看他，问：“长老，你从何处来？”智深说：“俺乃过路僧人，游方至此，买碗酒喝。”见鲁智深如此模样，又是外乡口音，店家便问道：“要打多少酒？”智深道：“莫问多少，只管大碗倒来。”喝了十多碗酒，智深问：“有肉吗？端一盘出来。”店家道：“早先有些牛肉，都卖光了。”

智深忽然闻到一阵扑鼻的肉香，走出去看见墙边砂锅内正煮着一只狗。智深问：“你家里有狗肉，为何不卖与俺吃？”那店家慌忙取了半只熟狗肉，捣些蒜泥，弄好摆到智深面前。智深高兴坏了，手撕着狗肉蘸着蒜泥吃，接连喝了十多碗酒，又喝了一桶酒，剩下的一个狗腿，揣进了





水浒传

第三回

怀里，出门前说道：“多出的银两，明日再来吃。”

眼见着他朝五台山走去，店家早吓得手足无措，六神无主了。

来至半山亭子上，智深刚坐了一会儿，那酒就涌了上来。他跳起来，自语道：“俺有日子未使拳脚了，身子都倦怠了。先来使几路拳！”走下亭子，耍了一会儿。劲儿使得大，只一膀子打在亭子柱上，便听得一声巨响，亭子的柱子断了，亭子倒了半边。听见半山有响声，门子往高处一看，正见鲁智深颤悠悠地奔上山来。

两个门子道：“这畜生今日又喝多了！命苦！”于是关了山门。智深敲了一会儿，转身冲左边的金刚大喝道：“你这个家伙，不帮俺敲门，还拿拳头吓唬俺！俺才不怕你！”腾的一下跳上台基，将栅栏如拔葱般拔开了，抄起一根断了的木头，朝那金刚的腿上打去，那泥和颜色扑簌簌全脱落下来了。

等了一会儿，智深转身又冲右边的金刚大喝道：“连你也张开大嘴来嘲笑俺！”说着，便朝那金刚脚上猛打两下。忽闻一声惊天巨响，那金刚从台基上跌倒下来。两个门子见状，忙去禀告长老。长老道：“你们不要管他。”

智深在寺外喊道：“再不开门，就烧了这个鸟寺院！”众僧忙叫门子：“快放那畜生进来吧！不然，他真能做出来！”智深双手使劲一推山门，猛地闯进来，一下子摔倒了，爬起来，摸了摸头，径直奔至僧堂。

众僧人正在打坐，见智深掀帘子钻进来，皆吃了一惊，忙低下头。智深来至禅床边，喉咙里不痛快，张嘴便吐在了地下。然后，他就自顾爬上了禅床，取出那只狗腿，拿过来就吃。左右两个和尚见了，都闪得远远的。

见他们闪开，智深立刻撕了块狗肉，冲着左边的那个和尚说：“你也来吃一口！”左边那和尚用两只袖子严严实实地掩住脸。智深道：“你吃不？”将狗肉又朝右边的和尚嘴里塞。那和尚无处躲闪，正要下禅床，智深一把揪住他的耳朵，将肉塞到了他嘴里。当有四五个和尚上前劝阻时，智深将狗肉放下，挥拳朝那几个光头上噼噼啪啪打去。

满堂僧众吓得大喊大叫，取了衣钵就走。此之谓“卷堂大散”。

第三回 行侠义大闹桃花山 救不平剿贼瓦罐寺

次日，智真长老与首座商量，要打发给鲁智深一些银两，让他去别处，便先向赵员外写信说明缘由。赵员外看信后心有不悦，给长老回信道：“损坏的金刚、亭子，赵某自差人修复。智深听凭长老发落。”

看了回信，长老就叫侍者取来一套皂巾直裰、僧鞋、十两白银，唤来智深。长老道：“智深，前次你大醉，大闹僧堂，算做无心初犯；此次又大醉，打塌半个亭子，损毁金刚，卷堂大

水滸传

第三回

闹选佛场，又将众禅客打伤，此罪过不轻。我这出家清静之地，容不得你。看在赵檀越面子上，我给你写了这封信。我有个师弟，人称智清禅师，在东京大相国寺做住持。你投到那里做个职事僧吧。”

辞别长老及众僧，智深便离开文殊院，先是在铁匠隔壁客店里歇脚，禅杖、戒刀都打造好方才动身。

这日，因途中只顾欣赏景致，天色渐黑，不觉已错过歇脚的地方。急忙紧赶了二三十里，过了板桥，望见远处树木丛中有一户庄院，后面是密密挨挨的小山。智深直奔庄前，却见几十个庄家正忙着搬东西，不禁觉得好奇。

此时，一个老人从庄里走出来，道：“师父莫见怪。虽今夜我庄上有事，但仍会留师父歇息一夜。”老人又说道：“此地叫桃花村。村里人都叫老汉刘太公。”

吃过酒肉，智深问道：“太公，为何面露不悦？”太公说道：“师父，今晚小女招婿，故这等烦忧。”智深哈哈大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此乃人之常情，有何烦忧？”太公说道：“不瞒师父，老汉只此一女，年方十九。近来这附近的桃花山上来了两个大王，扎寨聚集五六百人，打家劫舍。只因到老汉庄上要供奉，见了老汉小女，便甩下二十两金子、一匹红锦作定礼，要今晚入赘，故此烦忧。”

智深说道：“是这样啊！俺有一计让他打消念头，不娶你女儿，怎样？”太公道：“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你怎能让他打消念头？”智深道：“俺从文殊院智真长老处学得说因缘，哪怕是铁石心肠之人也能劝得了。今晚你且叫你女儿去别处躲藏。俺在你女儿房中规劝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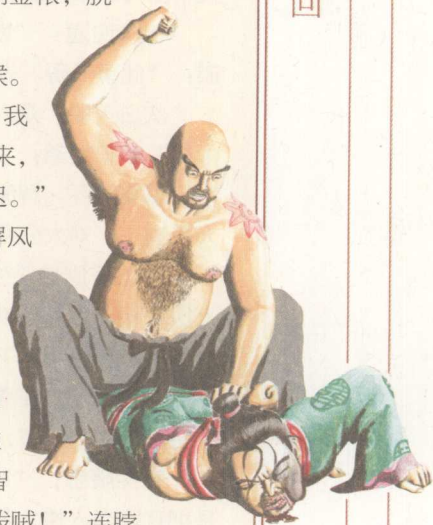
太公大喜，道：“好啊！真乃活佛降临！”又问智深，“还添些饭吗？”智深道：“饭不吃了，有酒便再拿些来。”太公道：“有，有。”即刻让庄客取来一只熟鹅，大碗酒斟满，智深酣畅淋漓地喝了二三十碗酒。

智深道：“领着小僧去新妇房中吧。”太公将他领到房边，指着道：“里面便是。”智深进房后，将桌椅等物靠墙边摆好，将禅杖靠在床边，戒刀放于床头，放下销金帐，脱光衣衫上床坐好。

天刚黑，刘太公就听见山边锣鼓喧鸣，忙叫庄客将庄门大开，出来迎候。那大王骑着一匹高头卷毛大白马来至庄前，下马入厅就坐，叫道：“丈人，我夫人在何处？”太公答道：“想是怕羞，不敢出来。”那大王笑道：“拿酒来，我先敬丈人一杯。”喝完了一杯，又道，“先和夫人见了，我再来喝酒不迟。”刘太公只想那和尚劝他，便说：“老汉领着大王去。”秉烛台领大王转至屏风后，到了新人房前，太公指道：“这间就是，大王请进去吧。”

推开房门，见里面黑漆漆的，那大王说道：“我那丈人真会过日子！房里也不点灯，叫我夫人在黑地里坐。明日叫小喽啰扛一桶好油来让他点。”智深在帐子里听见了，忍着笑不做声。那大王摸进房里，叫：“娘子，你怎么不出来接我？你别怕羞，我定要你做压寨夫人。”边叫娘子，边摸来摸去。一摸摸到销金帐，就揭起来探进手去，正摸到智深的肚皮，被智深将头巾角扯住，按到了床下。那大王正挣扎，智深右手挥拳骂道：“你这泼贼！”连脖子带耳根痛打一拳。

那大王叫道：“为何打老公！”智深大喝：“让你认老婆！”拖拽到床边，又是一阵拳打脚踢，打得那大王连呼救命。刘太公在外惊呆了，原想那和尚要劝那大王，却听得里面喊救命。太公慌忙取了灯烛，和着小喽啰，冲了进去，却见一个胖大和尚，正在床前赤身骑着大王痛打着。



水浒传

第三回

为首的喽啰叫道：“快救大王！”众喽啰一拥而上，智深忙甩下大王，从床边抄起禅杖打了过去。喽啰们见来势汹汹，大喊着都跑了。刘太公叫苦不迭。

打闹中，那大王从房门爬出去，直奔门前，翻身上马，用鞭条抽打那马，却跑不出去。再看，原是心慌未解缰绳，连忙扯断，骑马飞奔出庄门，骂道：“刘老儿你等着！日后找你算账！”刘太公拽住智深，道：“师父！你可害苦老汉一家了！”

智深道：“太公莫怕。俺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官。只因打死了人，出家当了和尚。莫说这两个贼人，就是一两千军马来也不怕。你们若不信，提俺的禅杖看看。”

庄客们根本提不动。智深提到手里，轻而易举地耍弄了一番。太公道：“师父休要走，请救护老汉一家！”智深道：“放心！俺不走！”

且说这桃花山大头领在寨中，正想差人打听二头领的亲事怎样了，却见数个小喽啰慌乱奔回山寨，叫道：“苦啊！苦！”大头领一惊，正要询问，又有小喽啰禀告：“二头领来了！”听罢二头领一番话，大头领说道：“原是这样。你先回房歇息，我帮你去捉那秃驴。”

智深正喝着酒，忽听庄客报：“那大头领来了！”智深将直裰脱了，扎起下面的衣服，腰挎戒刀，手提禅杖，大步来至打麦场。那大头领骑马来至庄前，在火把丛中持长枪大喝道：“那秃驴在何处？快快出来比个输赢！”智深怒火冲天，大骂着挥起禅杖，冲了出去。

忽听那大头领叫道：“和尚，且慢动手。你的声音好熟悉，先报上姓名。”智深道：“俺乃老种经略相公帐前的提辖鲁达。现出家当了和尚，法号智深。”那大头领哈哈大笑，下马撇了枪，翻身行礼道：“哥哥，近来可好？”

智深一看，原是江湖上要枪卖药的那个打虎将李忠。李忠道：“自那日与哥哥在渭州酒楼上同史进分散，次日闻听哥哥打死了郑屠，小弟便去找史进商议，却没找到他。听说差人缉拿，我也连忙走了，却从此山经过。适才被哥哥打的那汉子，在这桃花山扎寨，人称小霸王周通，曾带人下山与小弟打杀，被我赢了，故将第一把交椅让与小弟坐。小弟就此落草，当了寨主。”

智深说道：“既是兄弟，刘太公这桩亲事就莫再提了；他只此一女，要服侍养老。”李忠道：“此事无碍。先请哥哥到山寨中小住数日。也请刘太公走一遭。”

次日天明，众人上山，周通一见智深，火不打一处来，道：“哥哥没给我报仇，反请他来寨中！”李忠笑道：“这便是我平日与你说的三拳打死镇关西的那个。”周通摸摸头，“啊呀”一声，翻身便拜。智深答礼：“莫怪冲撞。”后又请周通放过刘太公与他女儿。周通便说：“全听大哥的。”刘太公拜谢后，还了定礼，便回庄去了。

李忠、周通杀牛摆酒，款待智深多日。智深见他二人做事吝啬，住了几日，就要下山；二人执意相留，智深推辞道：“如今俺既出了家，怎肯落草？”李、周二人便说：“哥哥既不肯落草，且等我们明日下午，能得多少，都送与哥哥作盘缠。”

次日，山寨中杀猪宰羊，大摆筵席，桌上放了许多金银酒器。刚要入席，忽听小喽啰来报：“山下来了两辆车，十多个人！”李、周二人遂召集众小喽啰下山，只留一两个服侍智深喝酒。

智深暗想：“这二人真小气！有这么多金银，不送给俺；却去劫了别人的，再送给俺！这不是把官路当人情，苦了别人吗？俺定叫他们吃俺一惊！”方喝完两盏酒，就挥拳将两个小喽啰打翻，捆在一起，嘴里塞上些麻核桃。又取出包裹，将不重要的扔了，再把桌上的金银酒器，踩扁了扔到包裹里；胸前藏着智真长老的书信，挎上戒刀，提了禅杖，背了包袱，离开山寨。从山后望去，处处险峻，心想：“俺从前山走，定会撞见他们，不如顺着这处乱草滚下去。”于是将戒刀、包裹、禅杖都扔了下去，身子骨碌碌往下一滚，就滚至山脚，见无损伤，立马跳起身，找齐

